

扫描二维码关注
“钟鼓声”，看工人日
报“钟鼓声”评论。

比招商作秀更可怕的是“演戏成瘾”

□本报评论员 林琳

在半年前就签过约。记者调查得知,在一些地方,场面热闹的招商会其实是在“表演”招商。

何谓“表演”招商?根据报道可知,主要包括几种情况:一是重复签约,即项目是有,签约仪式也举行过了,但一有招商会,还会被叫来凑数,同一份合约一签再签;二是夸大其词,明明几千万元的项目,在数字上做做文章,就成了几亿元项目;三是纯属虚构,项目八字没有一撇,只是把企业邀请来,谈谈天、说说地,随便签一份文件或者“合同”,签完随手一扔,双方都不当真,更无需履行。

招商场面红火能有什么用?“表演”招商和签约有点像商家卖东西找“托儿”来帮忙。产品销量不好,一些商家便使起歪脑筋,找几个“托儿”在柜台周围转悠,逢人即推荐或者自言自语“此物甚好”“物超所值”之

类——效果会怎样?首先,会有一些人相信“托儿”所言而购买商品;其次,品牌营销会比较成功,有人即使不立刻购买也会在心里留下印象,有需要时便会优先选择;最后,销售场面热闹红火,销售员功不可没,老板可能会给予其奖励。当然,这一切利好的前提是购物陷阱不被识破。

招商引资也是一样道理,招商会频频举行,前来“签约”的商家络绎不绝,不明真相的人会误以为此地营商环境优越、潜力巨大,于是也可能慷慨掏腰包,而上级见此情景会甚感欣慰,觉得下属招商、管理有道,今后可考虑提拔重用。

假的真不了,谎言重复多少遍依然是谎言,只不过是被戳破的时间长短而已。“表演”签约容易,“表演”履约,落实就难了。说要上十个项目,吸引几千万元、几亿元的投资,可项目在哪儿呢?钱什么时候到位?

只要稍微追究,有些虚假繁荣一戳即破。细心些的投资者也不难发现其中的猫腻儿,进而退避三舍。

雇人“表演”买卖也好,请商家“表演”签约也罢,一旦露出马脚,就像此番被媒体曝光后,不但前功尽弃,而且前程尽毁。某种意义上说,“表演”招商的成本也不低。“表演”需要人财物,得像正经拍戏那样,从编剧到导演、从群演到主演、从服装到道具、从布景到化妆,一个不能少,也苦了那些受邀而来的商家,为配合“表演”每每打断自己的工作安排。

“表演”的更大代价在于“码码”败露之后,地方须为之付出的口碑和形象。一个连招商都在“表演”的地方,诚信自然崩塌,今后再有什么政绩、好事、承诺,人们都不会轻易相信。而一旦被贴上“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的标签,想要摘下来,何其困难?

“表演”招商显然很难给地方经济带来真正的提振和收益。一些人却沉醉其中,甘之如饴。更可怕的是,有的地方和官员已是“老戏骨”,习惯性“演戏”,“演戏”成瘾,有“演技”,有“积淀”,无论什么角色、剧本,都能驾轻就熟。除了“招商英才”,他们还能表演“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刚正不阿”“勇担重任”“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等等。人们担心,如果一些地方长期弥漫这样一种作假、虚伪的氛围,争相“学习实践”,结果会怎样?

打假,让“影帝影后”无从施展,原形毕露,不能只有媒体曝光,还要靠相关制度的完善和监督给力。比如,考核招商能否从单纯的数字、数量向质量、含金量转变?不以GDP论英雄、不搞“数字出身”,呼吁了多年,可有实质性进展?对官员政绩的考核标准如何更科学、规范,对相关项目的审计、监督如何更专业、高效?这些都应该认真去做。

“职业乞丐”秀演技

据媒体报道,近日,浙江义乌一些网友都在转发一个执法人员扒“断臂”乞丐衣服的视频。刚开始大家以为是暴力执法,没想到乞丐衣服被扒掉后,露出了完整无恙的双臂。明白真相之后,大家纷纷给执法人员点赞。

缺胳膊短腿儿的“残疾”乞丐成了不少地方车站、桥头等场所的标配。有人在奉献爱心,然而真假乞丐难以分辨,加之“职业乞丐”“乞丐月入万元”的事实,路人难免不再信任他们。让有真实需求的乞丐得到帮助,靠执法人员一个个扒衣服不是办法,而路人也没有火眼金睛,我们到底该如何治理职业乞丐,拯救城市爱心?

“全民排查”动静大

据《现代快报》报道,近日,四川成都双流区卫计局发微博向市民征集身边的精神病患者线索,称“爆料奖50元,经鉴定确诊后,再奖励300元。”给出的11条“症状”中,含有“什么事都不做,甚至整天躺在床上”等常见现象,不少网友直呼躺枪。

为摸排辖区精神病患者,公开悬赏,这种“群众路线”当然是基层治理的一种思路,然而,鼓励个人举报,标准可能会很宽泛,单说在接触和询问过程中,能否保证在对疑似精神病患者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进行,就很不确定。卫生部门的初衷是好的,但鉴定疾病和走访摸排都需要一定的专业基础,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选取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考虑地区间支出成本差异、收入努力程度以及财政困难程度等,按统一公式分配给地方,越困难的地区补助转移支付系数越高。而上划中央的税收收入越多的省市,得到的税收返还收入越多。这些都是科学而合理的。

至于一些网友的“不解”“想哭”,其实也情有可原,毕竟事关数额巨大的真金白银,不能随便“支持”。对此,除了请网友们改变一些主观片面认识,也提醒有关部门在公开的同时,辅以更多的情况说明,回答好“都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差别咋就这么大的问题”。同时,要完善相关政策,建立长效机制,让中央财政支持地方在公开的同时,能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杜绝“跑部钱进”或拍脑袋“支持”。这样才能取信于民、利国利民。

王南石有个宝贝,就是他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这些年的工作心得和技术经验。每当遇到技术问题,他总是记录在小本子上,然后查阅书籍资料,与设计工艺人员沟通,寻求解决办法。

这些年,王南石和技术人员合作的多项生产技术创新成果获实用新型专利,他自己还撰写了10篇技术论文。从高级工到工人的最高技师职称——特级技师,他仅仅用了7年时间。

晨光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徐微陵说,“30多年里,王南石解决了许多精密装配的技术难题,经他装配调试的各类型油泵没有一套因装配调试质量发生问题。”

“成功是持续积累而成的”

到明年10月王南石就该退休了。眼下他的心愿是,培养更多的年轻职工成为大国工匠。

前些日子,王南石到北京录制一个节目,下午2点回到南京,20多分钟后就出现在办公室了。原来,出差前他和同事约好,回来这天下午3点,要在“王南石技能大师工作室”里开一场技能攻关及班长培训会。

王南石的这一课,让大家有些意外,PPT的第一页写的不是技术参数,而是一句话:

“成功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从决定去做的那一刻起,持续积累而成的。”

“航天产品技术难度高、系统集成复杂,不可能像轿车流水线一样快速生产,国内外都采用人工装配,对技术水平和生产经验要求非常高。”王南石深有感触地说,成为大国工匠,就要能做到“敬业、专注、严谨、卓越”。

2010年被航天科工集团授予“首席技师”称号后,王南石担负起培养年轻技术骨干的责任,牵头办了“技师工作站”。2015年经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命名,又正式挂牌成立了“王南石技能大师工作室”。

通过工作室平台,王南石把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心血,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同事。他编写了《装配钳工基础知识》、《液压系统基础知识》、《班组管理》、《生产管理》等专用教材,先后培养出特级技师1名,高级技师2名,技师16名。

委屈

据《华商报》报道,近日,陕西西安昆明路上有人因吃饭引起纠纷而打群架,120急救中心赶往救治,在运送伤员途中,急救车被试图报复车载伤员的人拦停打砸,一名急救员为保护伤者被打伤。急救中心工作人员说,被谩骂甚至被殴打,急救人员几乎每月都会碰上几起,为此,急救中心内部设有“受委屈奖”,但事实上大家很少来报这个奖。

急救人员出面保护患者竟被打,怎能不委屈?尽管被打的不占多数,却暴露出急救人员真实的状态与处境。更多时候,在一些患者及其家属看来,如果病情恶化,是120来得太慢,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如果病人死亡,八成是救治不力,医护人员难辞其咎……病患当前、情急之下,家属情绪激动甚至行为失控,急救人员难免被误会、受委屈,但多数急救人员还是尽职尽责全力以赴地救死扶伤的,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奖励是社会的包容和患者的理解。

□李法明/图 楼超/文

“深夜上线”的赌博网站在躲谁

□邓海建

记者持续两个月关注百度搜索发现,多家赌博网站盗用其他公司营业执照注册百度推广账户,夜间10点以后通过百度“商业推广”悄悄上线,次日9点前全部下线。在季度末和周末,赌博网站更是大量涌现。多名从事百度非企渠道推广的业务员透露,百度非企账户主要用来进行灰色或非法业务推广,如赌博、保健品、“定位找人”等。(见7月18日《新京报》)

晚出、早归,只做深夜生意,赌博类搜索结果就這樣和监管者打起了游击。有加“V”的百度认证,有刷屏的海量信息……说起来是非法网站盗用企业信息所致,但如此牛栏关猫的百度推广系统,自身果真纯洁?魏则西事件后,百度姿态乖巧,但真相比承诺更震撼人心:仅7月17日6:26至7:07,百度推广排名靠前的赌博网站“澳门威尼斯人”,半个多小时投注额从7900万元暴增至1亿元,参与投注的用户数也由47万人增加到62万人。

赌博网热火朝天,商业推广鱼龙混杂。总代理、业务员、非企消费、阿拉丁计划……背后的利益纠葛很是复杂,但非法网站借助百度声名发财,平台的连带责任就可以摊手耸肩吗?自家店面就算转租出去,弄成了“每晚黑店”,对此能装聋作哑吗?此前相关部门对百度提出六点整改要求,包括“对所有搜索结果中的商业推广信息进行醒目标识,进行有效的风险提示”。百度表示“坚决拥护”“绝不打一丝折扣”。眼下表

间满屏的赌博网仅仅是漏网之鱼吗?此外,6月25日,网信办发布《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7月8日,国家工商总局公布《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此类新规,给付费搜索戴上了各种紧箍,而暗夜跃烧的非法网站铺天盖地而来,职能部门知情吗?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赌博网“深夜上线”,这已不是百度表态“全面整改”后第一次被揭露,比此前有报道称:在生物治疗被曝光后失联的“肿瘤专家”,仍热火朝天地现身在百度页面,而其联系电话竟与莆田系老板“不谋而合”。痛改前非的表态不是“免检”的金牌,在“百度因整顿商业推广业务下调二季度营收预期”的事实语境下,商家逐利的冲动与虚化的企业社会责任相比,究竟哪个更强劲些?

搜索引擎的市场垄断性地位恐怕也是百度在相关问题上整而难改、禁而不绝的根源之一。百度推广与公共信息边界模糊,广告与知识“傻傻分不清”,进而成为擦边球与寄生利益的肥沃土壤,这当然不只是源于互联网企业的责任,行业自律与专业监管的缺位,可能才是赌博网在“商业推广”上兴风作浪的关键。

是时候,以罚单的痛感,倒逼搜索引擎市场的清明了!

新闻观察



□张国栋

近日,财政部披露了2015年全国财政决算,总共包括了37张表格及说明,将去年全国20余万亿元的收支情况向社会大众公布。其中首次披露了去年各地区获得中央财政支持的具体金额,表格全称是“2015年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分地区决算表”。(见7月18日《第一财经日报》)

相比每年一度的全国财政决算公开披露,今年首次披露的去年各地区获得中央财

政支持的具体金额,无疑成了新闻的主要看点。虽然各地数额参差不齐、差别很大,但首先是种进步。

过去,无论是事项“敏感”还是数据“不好看”,或有其他什么原因,对于中央财政每年支持地方的具体金额,是从不公开的,公众也是不知情的。即便公开,也是一个笼统的大概数,各个省份从中获得多少,差别有多大等问题,外部除了猜测,很难具体详尽地掌握。这回财政部将这方面的信息予以公开,既体现了国家财政收支公开要向更多领域拓展的决心

心,也体现了有关部门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诚意,应该得到支持和肯定。

当然,公开是手段,广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在相对公平的前提下,促进中央财政精准扶贫地方,使有限资金发挥最大效应才是关键。从这回中央对地方财政支持总额可以看出,为保证地区间财力均衡,中央财政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明显。应该说是方向对头,办法可行。比如在转移支付分配中,多考虑各地区实际实行差别补助比例。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

给仲裁案算笔账

新华社记者

这世上,偏偏有人笃信“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话是万能的。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从提起申请、组建仲裁庭、外包书记服务、直到出台所谓最终裁决,都是要花钱的。这是客观事实。

不敢说花钱就一定不公正。但自古以来,以主持公正大义为己任的超国家司法机关,都尽量避免与当事人或当事国发生金钱关系以示居中,例如国际法院。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规定了包括国际法院在内的四种解决争议的机制。但在南海仲裁案中,仲裁庭请方偏偏选择了一种高收费、低门槛的选项来表达自己的主张。

菲律宾媒体披露,3年半来,菲律宾用纳税人的钱,在南海仲裁案上豪掷3000万美元,换来一张烫手的所谓“裁决书”和许多国家的不支持。

虽然菲律宾和仲裁庭都没有公开这笔帐的明细,但从现有价目表、过往仲裁费等数据可以推断:为了最后这张纸,有人真肯下本,有人真没少挣。

专找“吃外快”的仲裁员

2013年1月,菲律宾选择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成立临时仲裁庭的方式向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提请仲裁。

成立这个临时仲裁庭,得花一笔钱。

因为仲裁庭当时还没有组成,因此,得花多少钱,钱打给谁,都不很清楚。

要想组成仲裁庭,首先要选择仲裁员。按程序,菲律宾率先指派一名仲裁员,中国也可以指派一名仲裁员,尔后,由这两人共同协商选择另外三人。但中国不接受、不参加仲裁的立场,使得仲裁庭“凑不齐班子”。

为了推动仲裁,国际海洋法庭时任庭长、日本人柳井俊二站了出来。他援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另一条条款,自己帮中国指派了一名仲裁员,以及剩下的三位。

班子有了,但这只是个临时搭起的草台班子。

仲裁一个跨国案件需要一整套配套服务,这对于连个账户都没有的临时仲裁庭而言,当务之急是必须找个“正规的壳”。所以,

为了仲裁什么都能“包办”

新华社记者14日给常设仲裁法院发邮件,征询这次仲裁案的具体账户清单,截至记者发稿时,对方未予回复。

但没有不透风的墙。

知情人士披露,菲律宾单方面强行提起的南海仲裁案中,常设仲裁法院总计向争端当事方收285万欧元。其中一部分是法院充当书记处的费用,剩余的则要发放给5位仲裁员,而且后者拿的是“大头”。

熟悉这类组织运作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成立临时仲裁庭这类临时班子无非是为了让那些“趴活儿”的法官和仲裁员们“赚点外快”,跟联合国、国际法院根本不沾边,因为国际法院等国际司法机构里的法官是“吃饷的”。

找吃外快的法官,而不是拿饷的法官,是菲律宾律师团精心安排的路线。因为那些西方大牌律师们最清楚,“趴活儿”的法官和拿“官饷”的法官是有区别的。

花钱买的就是“身份”

常设仲裁法院算是临时仲裁庭聘请的“大管家”,包括财务大管家。当然,常设仲裁法院是提供这一服务的。

常设仲裁法院的收费标准一般是公开透明的,也是标明在其官方网站上的。而且,可以按照需要雇佣不同级别的服务人员。

例如,一次性缴纳注册手续费2000欧元,且不可退款。书记,注册相关服务的人员价目按职称排序,秘书长250欧元/小时,副秘书长250欧元/小时,司法人员175欧元/小时,法律助理125欧元/小时,文秘办事员50欧元/小时。

常设仲裁法院办公地点在海牙和平宫内,与联合国国际法院共用办公楼,在常设仲裁法院提供的服务项目中,还可以租借和平宫的办公室和听证室。仲裁听证室每天1000欧元,整套办公套件租赁费每天1750欧元。

由此可见,聘用常设仲裁法院当书记处价格不便宜,但却可以“买”到很多唬人的身份。在海牙和平宫开听证会、用常设仲裁法院的抬头信纸出具裁决书、以常设仲裁法院的名义给当事国发邮件,是一件多么能够给自已长脸的事情。

民事官司、商业纠纷,收点诉讼费、劳务费,本无可指摘。

钱见钱就开的仲裁庭

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律专家毕家玮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南海仲裁案、仲裁庭乃至常设仲裁法院与联合国没有任何关系。理论上讲,只要肯花钱,花大价钱,国家、企业或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些所谓的仲裁庭打官司。

民事官司、商业纠纷,收点诉讼费、劳务费,本无可指摘。

重金砸出的荒唐

如果菲律宾花费了总计3000万美元用于南海仲裁案,刨去向常设仲裁法院支付的285万欧元,剩余部分可能都用在了律师团和书记员身上。

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菲方律师团队共8人,包括美国国际法知名律师保罗·雷切尔。他曾代理尼加拉瓜诉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一案,以及多起涉及国际争端的案件,手法老练。

在南海仲裁案中,涉及临时仲裁庭管辖权和可受理性的问题上,雷切尔可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是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问题”,经过律师团队的包装,再与临时仲裁庭“妥善解决”,一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由此而出。